

明代《万历野获编》的写作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胡梦飞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万历野获编》是明人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写成的一部笔记小说。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有其鲜明的写作特点,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写作特点;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2)06-0074-04

《万历野获编》是明人笔记,作者为沈德符。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最为详赡,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一、作者生平及内容简介

沈德符,《明史》无传,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德符字景倩,一字虎臣,秀水人。”^{[1]718}祖父沈启原,“字道卿,嘉靖己未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家世宦以贵雄里中。启原慷慨好施,嘉靖间邑有倭警乏军兴,毅然捐千金佐之。居官廉谨,或有以私干谒者,立为谢绝。与人和易,不设城府,然节操凛不可夺。家居,杜门不入城市,尝手一编,咿唔至丙夜,虽医药卜筮之书,无不探讨,人称‘博物君子’”^{[2]12}。

沈德符生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他自幼随祖父、父亲居住在北京,富足的生活和世宦的家庭背景为幼年的沈德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祖父和父亲对书籍的喜爱和嗜学的传统也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彝尊说他“孝廉生稟异志,日读一寸书”^{[3]515}。同时,生活在明朝政治中心——北京的便利条件也使沈德符自幼就能通过各种渠道听闻朝家之事,成年之后,由于父祖的关系,他所结交的多为卿士大夫,也有故家遗老,因此能够习闻前朝掌故,制度沿革,加之德符好学博览,为他日后著书积累了

大量材料,也奠定了广博而扎实的基础。

沈德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到三十五年(1607年)间写成了《万历野获编》三十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与前三十卷合为一书。明清的知名学者如钱谦益、朱彝尊、李慈铭等对其评价都比较高。钱谦益认为沈德符写作此书,有着超出该书价值之上的意义,他说:“自王、李之学盛行,吴越间学者拾其残沈,相戒不读唐以后书,而景倩独近搜博览,其于两宋以来史乘别集故家旧事,往往能敷陈其本末,疏通其端绪。家世仕宦,习闻国家故事,且及见嘉靖以来名人献老,讲求掌故,网罗放失,将勒成一家之言,以上史官,惜其有志而未逮也。”^{[4]657}朱彝尊谓其:“事有左证,论无偏党,明代野史,未有过焉者。”^{[3]515}李慈铭评价该书:“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麈》、《国榷》、《孤树哀谈》、《双槐岁抄》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薮焉。”他认为,“此书不特考据故事极为精核,其议论持平,绝无偏党,亦明人说部所仅见也”^{[5]1150-1152}。

二、《万历野获编》的写作特点

沈德符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治学风格决定了《万历野获编》作为明代后期一部重要的私人笔记,有其自身鲜明而显著的特点。

(一)取材广泛,内容丰富

《万历野获编》的取材十分广泛。在书的自序中,沈德符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诗,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

收稿日期:2012-09-20

作者简介: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2级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研究。

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6]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仅来源于祖父、父亲的日常言谈,来源于与自己相交往的朋友,而且还从家乡的老人甚至陇亩老农那里收集素材,搜集史料。

《万历野获编》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另外还有《补遗》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类编排,用木活字刊刻发行。内容包括了明代的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在人物方面,涉及皇帝后妃、宗室勋亲、大监佞幸、内外朝臣、文人仕女、山林隐逸、和尚道人。在记事方面,不仅有朝章典故、风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轶、琐闻遗事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说《万历野获编》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二)治学严谨,严于考证

在写作《万历野获编》的过程中,沈德符对史料的考证是很严格的,这也是他治学严谨的重要体现。在卷二十三“妇女”门内的“妇人弓足”这一条中,沈德符对妇人缠足作了考证,认为:“妇人缠足不知始自何时,或云始于齐东昏,则以‘步步生莲’一语也。”后来沈德符通过观看唐文皇长孙后绣履图,发现其足与男子无异,再加上他的朋友陈眉公、姚叔祥等人的证明以及唐高宗皇后武则天的画像,推测出“唐初大抵俱然。惟大历中夏侯审咏被中睡鞋云:‘云裹蟠钩落凤窝,玉郎沉醉也摩挲’。盖弓足始见此”^{[6]599}。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民间女子选入宫廷以后,“即解去足纨,别作宫样,盖取便御前奔趋无颠蹶之患,全与民间初制不侔”。沈德符并没有轻信,当他在“隆冬遇扫雪军士从内出,拾得宫婢敝履相示”,才开始相信“其说不诬”^{[6]599}。

与此类似的还有卷一“列朝”门中的“建文君出亡”,卷十三“礼部”门中的“牙牌”条,卷二十四“畿辅”门中的“煤山梳妆台”条等。

(三)发表评论,寓论于史

在论述史事中,夹杂着自己的看法与评论,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门“救荒”这一条中,沈德符记载,嘉靖八年,因为连岁饥荒,大臣纷纷上书,“多献义仓社会法”,“惟广东金事林希元,上《救荒丛言》,言救荒有二难:曰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曰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赈贷;有六急:曰

垂死贫民急饘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米,已死贫民急葬瘞,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曰借官钱以赈余,兴工作以助赈,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曰禁侵渔,禁攘盗,禁遏余,禁抑损,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其纲有六:其目有二十三,皆参酌古法,体悉民情。上嘉其言,然竟不行”^{[6]318-319}。沈德符评论说:“大抵救荒无他法,惟上官悉心经画。希元之疏,真荒政第一义,恨无人能举行耳。”^{[6]319}

(四)揭露腐败,秉笔直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嘉靖、万历等几位皇帝更是长期不理朝政,宫廷生活腐败不堪,揭露和批评皇帝和官员的腐败生活,成为《万历野获编》的重要内容。《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门内的“贺咭鸟兽文字”一条,记载了明代宫廷内部的奢靡生活。嘉靖年间皇宫里死了一只狮猫,皇帝非常痛惜,“为制金棺葬之万寿山之麓,又命在直诸老为文,荐度超升,俱以题寤不能发挥。惟礼侍学士袁炜文中有‘化狮成龙’等语,最惬圣意,未几即改少宰,升宗伯,加一品入内阁,只半年内事耳”^{[6]54}。另外,补遗卷三“畿辅”门的“内府畜豹”条记载,“至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张昇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廩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万金,其实皆典守内臣侵牟。请量留勇士四十人,余还营差操,仍令该监核其奸利以报。’上从之”^{[6]899}。沈德符评论说:“按内廷鸟兽之畜,所费不貲,举一豹而他物可知矣。余近得游苑中,见虎豹之槛者及牝牡白额之在虎城者,不可枚举,昭大官之奉,皆民之膏血也。”^{[6]899}

在《万历野获编》中揭露统治阶级腐败的有很多,除了上面这两条以外,还有卷六“内监”门的“陈增之死”条,卷十七“兵部”门的“南京贡船”条,补遗卷一“宫闱”门的“选江南女子”条等。

三、《万历野获编》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万历野获编》有如此鲜明的写作特点,涉及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决定了其本身重要的史料价值。《万历野获编》的史料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书中关于明代上层政治与宫廷事件的记载,有些史事较《明史》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之不足。

嘉靖年间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那就是宫女杨金英等谋杀皇帝事件。《明史·世宗纪》只有简短的记载,“冬十月丁酉,宫人谋逆伏诛,诛端妃曹

氏、宁嫔王氏于市”。《世宗实录》记载情节较详，文中云：“丁酉，宫婢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伺上寝熟以绳缢之，误为死结，得不殊有张金莲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往救，获免。乃命太监张佐、高忠捕讯之，言金英与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亲行弑逆，宁嫔王氏首谋，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张金莲事露方告，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皆同谋者，诏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宫婢肆逆”一条中则详尽记述了此事，“嘉靖壬寅年，宫婢相结行弑，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距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人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时上乍醒，未省人事，一时处分，尽出孝烈，其中不无平日所憎，乘机滥入者。又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俱载实录中。故老相传，曹氏为上所嬖，孝烈妒而窜入之，实不与逆谋”^{[6]469}。

对比《明史》与《明实录》，《万历野获编》关于嘉靖年间“壬寅宫变”的记载更为详细，从中我们还可以推出，这起由宫女发起的反抗斗争实际上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排除异己的宫廷阴谋。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宫廷事件和上层政治生活的内容是最多的，除这一条外，卷一“列朝一”门、卷二“列朝二”门、卷三“宫闱”门，以及补遗卷一“列朝”门、“宫闱”门等，都对明代宫廷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详细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书中关于明代海外贸易、海运、漕运等经济方面的记载，虽然内容较少，但史料价值很高。

如卷十二“户部”门中的“西北水田”、“西北水利”两条，记载了明代朝臣徐孺东等人上书建议兴修水利并在北方地区开垦水田，但由于京畿地区士绅的反对而被迫终止的史事：“徐孺东之开水利，已渐有绪。徐遽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南漕运之半’。此语闻，而畿辅士绅大怖：‘是且加赋吾乡！’遂入王御史（之栋）弹章，而水田之役遂辍。王为直隶宁晋人，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是后中原士夫，深为子孙忧，恨入骨髓，牢不可破。至是汪澄源复兴此议，其不掇奇祸幸矣。”^{[6]321}这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由于京师及北方地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使得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民众的经济负担日趋加重，部分江南籍官员开始寻找解决江南重赋以及漕粮北运问题的办法，由此产生了西北水利思想并落实于实践，这些记载

对于研究明代西北水利思想的产生发展是极有价值的史料。

《万历野获编》对有关经济生活的记载很少，这是该书的一个不足之处。对经济生活的记载主要在卷十二“户部”和补遗卷二“户部”这两门。

(三)书中还对明代士人与妇女的社会生活作了介绍，对研究明代社会生活史和民间社会风俗具有重要意义。

如在卷二十三“妇女”门“女郎吟咏”一条中，沈德符对金陵两位徐姓歌妓的诗词作了记载：“昔徐昌谷纪金陵徐妓诗云：‘杨花厚处春云薄，清冷不胜单夹衣。’以为清婉绝伦。余近又见金陵徐惊鸿奇友游楚云：‘妾怨芳杨柳，横枝在吹楼。折来欲有寄，游子在黄州。叶互参差影，花飞历乱愁。林梢窥破镜，何日大刀头？’俱风雅可诵，然皆北里种也。今范长白水部徐夫人，在芜关诸五言古诗，沉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闺秀非可他拟，以同徐姓并及。”^{[6]596}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江南地区的歌妓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当时江南开放的社会风气。

《万历野获编》对于文人士大夫和妇女社会生活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卷十二“吏部二”门，卷二十三“士人”、“妇女”、“妓女”门，补遗卷三“士人”、“妇女”门等，在这几门中，沈德符论及了明代文人的穿着、品性，还涉及明代上层贵妇、小妾、妓女等不同阶层妇女的社会生活，为我们展示了明代士人和妇女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

(四)书中有关西北边疆史地、西南土司制度以及周边邻国的记载，可以加深我们对明代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在《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外国”门“西域记”这一条中，沈德符记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等。使西域还，西域诸国，哈烈、撒马儿罕、火州、土鲁番、失刺思、俺都淮等处，各遣使贡文豹西马方物。诚上《使西域记》，所历凡十七国，山川风俗物产悉备焉。”^{[6]771}他把陈诚关于明代西域各国的记载全部收录进《万历野获编》中，沈德符对陈诚出使西域所经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生活情况的描述，可补《明史·西域传》之不足。

《万历野获编》有关周边邻国和西南土司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卷三十“土司”门、“外国”门以及补遗卷四“土司”门、“外国”门中，这些记载对研究明代中外关系和西南土司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四、小结

《万历野获编》作为明代中后期一部重要的笔记

著作,有其鲜明的写作特点,这是由作者本人的个人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及其独特的治学风格造成的,也是对当时社会大环境的一种反映。由于明代中后期官修正史尤其是本朝史的编著并不甚成功,使得社会上尤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出现了私家修史的偏好,《万历野获编》是沈德符编纂的私人笔记体史学著作,其中大量有关宫廷事件和上层政治生活的记载,对于后人编纂明史著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万历野获编》鲜明的写作特点决定了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大量有关明代上层政治与宫廷事件的记载,比《明史》中的相关记载更为详细,可以补充正史之不足;书中对明代士人与妇女的社会生活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代社会生活的风貌,对研究明代社会生活史和民间社会风俗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书中还有许多有关西北边疆史地、西南土司制度以及周边邻国的记载,可以加深我们对明代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认识,这些都说明《万历野

获编》的编纂是相当成功的,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当然,《万历野获编》也有其缺点和不足,例如,书中有关经济生活的记载太少,在卷二十八中的“果报”、“征梦”、“鬼怪”这几门中,记载了很多的妖魔、鬼怪的事;在卷二十九“叛贼”门中,把当时的农民起义领袖唐赛儿等人统统称为妖妇、妖人等,这是由作者沈德符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这只是《万历野获编》的一个侧面,我们要更多关注的是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总之,《万历野获编》几乎涵盖了明代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的全部内容,浓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明代众多文人笔记中的上乘之作,具有鲜明的写作特点和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

参考文献:

- [1]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黄洪宪.秀水县志[M].明万历年间刻本.民国十四年金蓉镜重排印本.
- [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元明笔记史料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

An Exploration of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 Value of 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anli Reign Period

HU Meng-fei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anli Reign Period* is a book of literary sketches written by Shen Defu between the thirty-four and thirty-five years of the Wanli reign period. The account of the book cover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Ming Dynasty to the late years of Wanli reign. Rich in content and with a wide range of subject matters, the sketches are noteworthy for their distinctiv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securing them a fine position in the sketches of Ming. The sketches are also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ing of Ming history with high level of historical material value.

Key words: Shen Defu; *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anli Reign Period*;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material value

(责任编辑 梁化奎)

• 77 •